

双殿楼看约翰·罗斯金

编译 / 邱迪玉



今年是英国艺术家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诞辰200年,一个集合了他的各类绘画、素描等作品,以及各式收藏品的展览——《看见的力量》(The Power of Seeing)正在伦敦的双殿楼(Two Temple Place)举行,展期将持续至2019年4月22日。此次展览向人们展示了罗斯金的艺术观和他对人性与社会的理解,让人们重新审视这位身上充满复杂矛盾的如先知般的天才艺术家。

◀罗斯金肖像,Charles Fairfax Murray作(一传罗斯金自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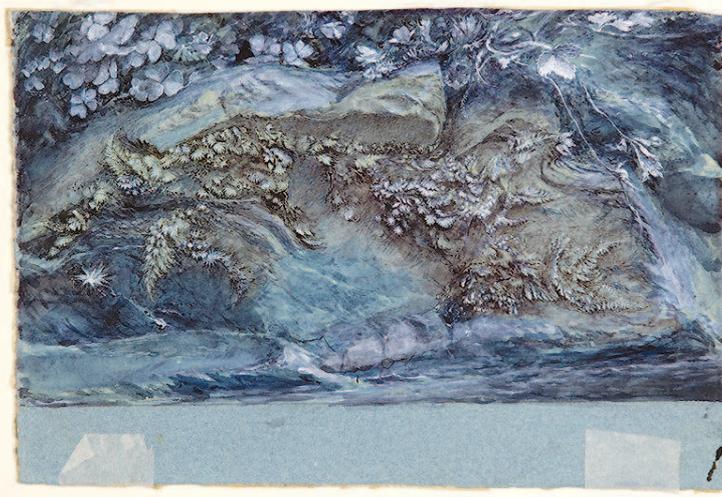
约翰·罗斯金1819年出生于伦敦一个福音派基督教家庭,与维多利亚女王同年。父母都是苏格兰后裔,家境殷实,他从小接受严格教育。罗斯金一家喜欢到欧洲各地游览自然风光,观看古代建筑与名画。这些旅行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罗斯金的价值观——见到阿尔卑斯山,让罗斯金深受震动,他明白了艺术之重要正在于记录自然。

对罗斯金的称呼有很多:作家,艺术评论家,地质学家,植物学家,建筑理论家以及社会改革家等等。他是一个博学多闻的人物,几乎凭借一己之力恢复哥特式建筑的声誉,拥护拉斐尔前派,创立了工艺美术运动,威廉·透纳(William Turner)的同时代人都认证了他的天才。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罗斯金并不出名。《卫报》就提到,他的名字在很多人眼里只是一个维多利亚时期的禁欲怪人,这次展览的负责人也讲到当时工人阶级对这位社会改革家的讽刺——他们嘲笑他的“扩音器”演讲声和对鸟叫的古怪模仿。

英国作家菲利普·霍尔(Philip Hoare)在《新政治家周刊》中写道,他不被大众接受的很大原因或许在于他在那个年代几乎与当时社会的所有基本假设背道而驰。他描绘自然世界的水彩画,无论是苔藓,还是阿尔卑斯山,都是对自己灵魂深处的一种展现——令人震惊、超现实,展现出一种形而上的现实。他拒绝加入经济飞速发展的浪潮,拒绝接受他那个阶层的道德准则。他的第一个“叛逆”是对威廉·透纳绘画的高度赞扬。几乎是



约翰·罗斯金《橡树枯叶的展开》,1879



约翰·罗斯金《河边石岸的苔藓、蕨类和酢浆草的研究》,1875—1879

出于本能地,罗斯金能够理解透纳试图表达的艺术价值。或许正如当代生态哲学家蒂莫西·莫顿(Timothy Morton)所说:“艺术来自未来。”罗斯金在透纳身上看到了未来。他的第二个“叛逆”是对资本主义的攻击。托尔斯泰、甘地和萧伯纳认为罗斯金是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社会改革家。当英国议会工党的第一次会议中,成员们被问及哪本书对他们的影响最大时,他们说是罗斯金的《给未来者言》(Unto This Last)。萧伯纳精辟地概括了罗斯金对自己阶层的抨击:“你们就是一群小偷。”

1930年代,史上最严重的资本主义危机影响持续,人们开始重新重视维多利亚时代批判资本主义的思想家们——从马克思到威廉·莫里斯,此时,罗斯金的社会激进主义开始显地益发重要。《卫报》评论道,他如同预言家一般领先于世,在1860年,他就以一系列谴责自由市场经济的文章震惊了广大读者。他认为

经济人假设是对人性最本质的误解。

如今,约翰·罗斯金时刻终于来临。人们对他的认识不再仅仅是二手书店里的《威尼斯之石》与《芝麻和百合》。这场200年诞辰之际的展览吸引了广泛的注意。这或许是因为他的世界观不仅仅呈现在艺术中,更因为他崇尚回归自然,并且是一个社会改革家——他甚至观察工业化对于气候的影响。这样一个人物,确实是一个社会的先知。

菲利普·霍尔认为,罗斯金引领了一场反抗维多利亚时代正统与资本主义的运动。他的思想是狂野的,不稳定的。但是当今时代,我们更需要他的乌托邦思想,因为我们已经离自然世界越来越远了。罗斯金在巅峰时期的艺术与人道主义,将我们推向了真正重要的事物——让我们看到,生命是唯一的财富。

《伦敦晚旗报》评价道,

罗斯金对艺术的态度是基于道德之上的,是其已完全形成的、斗志昂扬的世界观的一部分。他视艺术为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工匠的精神、美好的环境以及工艺的价值,都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他之所以重视哥特式建筑是因为他认为其美学特征能够映射自然,以及那些在基督教社会中的自由劳动者通过沉浸于艺术创作来表达他们对于上帝的信仰——这点不同于古希腊时期的非自由劳动者。他认为威尼斯的建筑不仅仅只是表现出了超脱的美感,还体现了公民平等。

而且,正是因为他重视工人阶级的尊严以及所有人都应享有欣赏美的权利,1875年,他在谢菲尔德的山丘上建造了一个博物馆。这座城市,除了有罗斯金欣赏的金属工人的手工艺之外,与他几乎没有任何关联。但他认为,艺术应该属于每一个人,工人阶级不仅仅需要面包,他们也需要美。为了能让勤劳工作的工人们有时间

到博物馆参观,这座博物馆的开放时间很长,在周日也开放。同时他还创建了圣乔治公会,以实现他的社会改良主义的乌托邦理想。这次展览中的很多展品正是来自他赠与圣乔治公会和谢菲尔德博物馆的收藏品。

这次展览有别于那些隆重推出“镇馆之宝”的展览,展品中有名的作品相对较少。当然其中也不乏许多非常有趣的作品,例如一副透纳的肖像描绘了他在展览会开幕日修补作品的场景,再如展品中有富含中世纪建筑特征的石膏模型,罗斯金的自画像,爱德华·利尔(Edward Lear)和奥杜邦(Audubon)的鸟类研究,以及罗斯金本人对自然、鸟类和建筑的研究作品,从威尼斯的石质建筑到阿尔卑斯冰川的变化等等。而这次展览中最耀眼的展品,或许是一系列罗斯金